



独家专访

让不少上海人二刷、三刷的沪语电影《爱情神话》里，最“神乎其神”的镜头，堪称周野芒饰演的老乌，在听闻意大利女星索菲娅·罗兰“死去”后，回忆当年情境至情感澎湃处喜极而泣的表演——正当观众与银幕上的听众一并擦泪时，他来了：“故事好听哦？我编额呀！”

在跨年之际，本报记者以上海闲话专访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退休、现居北京的周野芒，听他讲述《爱情神话》的台前幕后，以及他的艺术观、人生观……力争适当还原上海味道。

1 问：虽然从文艺创作的角度，虚虚实实才是最高境界，老乌与索菲娅·罗兰到底好不好不重要，但是，你个人认为，老乌与索菲娅·罗兰的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？

答：大家都喜欢听故事，听故事就想要有结果。《爱情神话》其实是一首诗，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戏剧性很强的故事。它不像莎士比亚写的《哈姆雷特》，就算是十四行诗，那也是戏剧故事。《爱情神话》表达的是一种情愫，一种够不到的神话，但可以相信它的存在。

但是，具体到演员的创作，也就是角色塑造，就要找到表演的状态。我第一眼是不相信老乌与索菲娅·罗兰的——勿要瞎搞好哦？但是导演帮我讲：“依做做梦好哦？”

所以，我认为，老乌是处于做梦的状态，是个“鬼影子”——我们肉眼看到他的存在，其实他是老白的“自说自话”，或者讲，老乌是另一个老白——老白想做而不敢做的，老乌都替他做掉了。演员就是要人物想透彻，言行举止接地气，让人物更加可信。

至于大家看到的重头戏，从一开始剧本里就是这样写的，写得还要结棍，讲老乌“泪流满面”。我不大相信，觉得这是吹牛皮呀！不过，追究事实真伪确实意义不大。只是老乌对世界万物的万般情感，汇聚在那一刻，达到情感巅峰——也许是上天的暗示，也许确实魂灵头被抽掉了，那也许可能是我们叫做爱的东西。这个神气活现的老乌，号称有个“小联合国”，谁真的看到过呢？

2 问：依本人与老乌，像哦？

答：我性格上与老乌差了老远。停脚踏车的那一段被删掉一点，有句原话是——我不是兜圈子的人。我不兜圈子。我平常生活上没老乌这么讲究，翻不出介许多行头。去北京电影学院与观众见个面，人家拿给我一套西装，我一看那么正式，都觉得不好意思穿。我是哪能适宜哪能来。我觉得上海老克勒，衣裳就那么几套，皮鞋也就那么几双，但是裤缝永远烫了笔挺，头势一定煞煞清。这是保养得好。维护、保养得法，才叫腔调。

编剧兼导演在上海常去话剧艺术中心对面的马里昂巴咖啡馆。经常出没马里昂巴的人，被编剧都捏在老乌身上了。

听《爱情神话》里演老乌的周野芒说——

我交关认真学讲上海闲话

3 问：格么，依是哪种人呢？

答：我实际上是一个要做好自家的人。该做好的工作做好，不要耽误、影响到人家，别人需要我帮忙，我一定去帮。我会伸手，对方如果拒绝，我不会坚持。大家都很成熟了，不要假惺惺的善意。我喜欢直来直去。所有

的人都是独立的。用上海闲话讲，就是“识相”。

实际上我对自己演老乌还不太满意，可以再从容一点，“气急败坏”的地方多了一点，应该再无所谓一点。

4 问：依第一趟拿到剧本时哪能想？

答：我看到几个地方确实笑起来了，编剧很灵巧，节奏又有意思，几条浅浅的矛盾线，组合得很好，很符合电影的感觉。所以，我马上就有镜头感，这是比较成熟的剧本。故事看上去很简单，但是“积木”组合得很到位，审美上很舒服，心理平衡点非常多，有幽默感。我一开始也不相信这不是一个上海人写的剧本。

福路长大的，都是上戏毕业的，但是他比我好多届。我1989年演话剧《明日要出山》，是个环境戏剧，沉浸式。他就坐在第一排，当时还是中学生。我知道他对表演很感兴趣，就直接用眼神与他交流，当时他有两只圆圆的大眼睛。后来，他也经常提到这一段。

当时，对老乌的要求是，与徐峥年龄相当，要讲得好上海闲话——我穷做功课咯！我交关认真地学讲上海闲话！

5 问：依是这部电影里上海闲话讲得最好额人，为啥要穷做功课讲上海闲话？

答：一开始，大家有点犹豫，到底要不要全部讲上海闲话。这个故事不能“严肃”——一讲普通话就“严肃”了，感觉不对。我们是去年3月初拍到4月底。“我”走的这段戏，也有过一个普通话版。导演讲：“我还是希望你讲普通话。”让我一记闷脱。过两天，导演又讲：“你可以先讲普通话，讲着讲着再转到

上海话嘛？”开会时，我就讲出来了。徐峥说：“我认为还是上海闲话最好。”

剧本一句句都是普通话写的，演员就一句句翻译成上海闲话——其中经常坐在咖啡店门口的群演，就是当初混马里昂巴的人。伊拉帮阿拉一道，一句句闲话翻译。

另外么，就是，我实际上是江苏人。

6 问：啊？依勿是上海人啊？

答：我爸爸是扬州人，我妈妈是南京人，他们都是文艺工作者，我养出来一个月就晒在安福路的草坪上了——那是当年上海人艺的院子。依晓得文艺大院里，不讲上海闲话的呀！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来，大家都讲普通话。所以，我要到20岁出头才开始会讲上海闲话。

么上课我听不懂呀！最扎台型的辰光，就是学校里办文艺演出，老师就讲“好了好了不要上课了，依去搞文艺活动”。然后，我再去看其他班级选几个积极分子跟我一道去排练。

我是独生子，没有兄弟姐妹，也没有人管我，我一个人在后台长大，所以对表演一点儿也不陌生。

我当时哪怕到北京旅游一趟都不想回上海。

7 问：格么，现在依对上海的印象呢？

答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来上海的外地人、外国人多起来了，可以想见留下来的都是各路精英。

迫切想融入上海生活的精英。他们接受上海、改造上海的程度，比上海人还要快。他们把他们理解的先进、优质的状态带到了上海。家里干净漂亮，总是会吸引人来的。

8 问：依感觉《爱情神话》在北京口碑如何？

答：我感觉《爱情神话》的拍摄初衷，倒未必是拍一部“上海电影”，而是欧洲电影，只是上海确实海派、洋派，让人看到两者的交集。在北京，圈内专家一致认为具有文学性和观赏性。北京观众两极分化，有人欢喜得不得了，有人觉得豆瓣的评分是骗人的。毕竟，这

是一部五原路方圆2公里的范围内发生的故事。就算换到上海的其他地方，味道就不一定对了。

现在听说大家都在讨论蝴蝶酥，我笑煞特了，阿拉这部片子，现在也变成“风光片”咯？

本报记者 朱光



扫码看周野芒向晚报读者问好



《爱情神话》剧照

两个“外滩18号”，他们正在展什么

外滩18号，因为在电影《爱情神话》中成为老白最后举办画展的“殿堂”而成为影迷心目中“殿堂级别”的美术馆。其实电影中四壁白墙“外滩18号美术馆”，现实中是位于延安西路3300号的马利美术馆，而真正的外滩18号里的美术馆

是久事艺术空间——精致优雅的艺术长廊，主打国内外及本地实力派艺术家的个展。

外滩18号，即位于中山东一路18号的渣打银行大楼，又叫麦加利银行大楼，是一栋著名的历史建筑，建于1923年。1月8日，“青春王国——

青年艺术家群展”将在久事艺术空间展出，作为久事艺术空间首个青年艺术家群展，本次展览包含70余组作品，将分为8个独立区域，由8位青年艺术家共同谱写来自青春王国的故事。

青春的主题包含了“浪漫与梦

幻、忧伤与私密、好奇与探索、对抗与破坏”。青年艺术家对周遭世界的感知是作品的精髓，既不纯粹是与外界互动，也不只是绝对的关注自我，而是对生活本质的独特观察。在艺术家们自我的小宇宙中叙述着生命的飘忽、迟疑、对抗、窥视、

洞察，在青春的语境里解一道艺术方程式。

与此同时，电影中的“外滩18号美术馆”——马利美术馆内正在展出的是由上海市美术家协会、上海市动漫行业协会携手主办，新民晚报作为媒体主办的上海漫画艺术大展。如电影中一般，展厅的墙一片洁白简约，如今挂着一幅幅曾经在新民晚报工作过的漫画家的40幅画作。

本报记者 徐翌晔